

# 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之三位一体 互补联动机制

马祥林

(昆明学院 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当今社会全球化发展加速了民族文化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丢失。一直以来,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者、社会人士、教育工作者都在探索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构成的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能够有效减缓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丢失,在不影响人们现有学习、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从四个维度互补结合形成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机制,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民族文化;文化遗产;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109-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19

## On the Trinity of Complementary Linkage Mechanism for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

MA Xianglin

(College of Preschool and Special Educ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The cultural loss, especially ethnic culture from the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 has picked up speed due to the present globalized development. Till now, the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he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explored by anthropologists, ethnologist, sociologist and educators. The trinity of complementary linkage mechanism composed of education from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slow down effectively the cultural loss from the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 The mechanism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is formed with the complementary combination from four perspectives and positive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ethnic culture with small population without the influence on the present learning, working and living.

**Key words:**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s; ethnic 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school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trinity

就当今社会而言,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加上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世界上已绝少存在不受外界影响的地区和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同样不可能处在世外桃源,其民族文化受到影响是绝对的,变化甚至冲击亦是绝对的。在我国,多元化的肯定与民族政策的实施虽然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由于自身民族的特点,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文化影响甚至冲击时,倘若再不采纳有效的文化遗产机制,

其民族文化的丢失就会由部分蔓延至大部分甚或全部,民族将不“民族”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丧失自身民族文化特征而导致民族“消亡”的事例也绝非少数。

### 一、文化遗产的要旨

#### (一) 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的传递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收稿日期:2016-10-09

基金项目:2015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教育特色研究”(YB2015012)。

作者简介:马祥林(1959—),男,山西晋城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传承就是指这两种财富在上下两代人或多代人之间的传递和承接过程。近年来,联合国始终鼓励各国加大文化保护的力度,目的就是保留和传承人类不可再生的文化及其遗产。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传承具有更加急迫的意义。首先,人口较少民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文化的传承多以典型的口传身受方式,有语言却无文字的占据多数,因而增大了丢失的可能性。其次,人口较少民族青壮年在当下接受和使用的网络信息化工具已经越过了地域交通形成的阻隔,直接影响甚或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产、生活习惯,其民族文化丢失严重。第三,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出现了越来越弱化趋势:在本民族中,老一辈人部分说汉语,青壮年都讲汉语,青少年有些根本不会讲本族语。

文化的传承必须是活的文化传递。活的文化是指现实存在并使用的文化。它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存在于人们口头传说和表述中,存在于各种民俗、节庆、礼仪之中,存在于传统工艺技能操作实践且一直发挥着功用中。活的文化传递要求传递与被传递者认可,并主动教授和接受。陈兴贵认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让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上升为主体的自觉意识,成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sup>[1]</sup>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传递者与接受者的认同与积极行为,本民族成员为当然的主体。活的文化传递需要代际间主动、自然的行为。现实的民族文化传播类同于师徒间的授受关系,文化似乎也成了学问和技艺,文化传承缺少了活性。另外一些经济性、保护性传承也缺乏活性。没有活性的传承不是真正的传承。毋庸置疑,如果缺乏真正的传承,民族文化就如同自然界濒危物种一样,存在渐渐消失的危险。正是如此这般严峻的形势强烈地驱使人文学、民族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多方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寻求其保护和传承的有效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直接关系到本民族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甚至世界各民族的发展。

## (二)文化传承的本质也是教育的本质

“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sup>[2]</sup>

就是教育的本质功能。教育包含了生产、生活、技能、经验等方面传递或培养,是由使然到应然的过程,通常是代际间的传递活动。“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历史上有很多的定义,但都很难对其下一个能取得一致认同的精确定义。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62—1917年)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了文化这样界定:“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sup>[3]</sup>从这个含义推至更广范围来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传承其实就是把这一“复杂整体”或“总和”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社会活动来有效地加以传递。“有效地加以传递”正是教育的本质,因而文化的传承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其传递并培养的活动就是教育的要旨。

## 二、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状况

### (一)人口较少民族的界定和共性特点

人口较少民族在我国广大的民族中,属于少数中的小民族,也被称为少小民族。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在其编制的《(2005—2010)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中指出:“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在10万以下,总人口63万,统称人口较少民族。”2011年6月20日,国家民委在其发布的《关于印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本规划所称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这里,人口较少民族已占到少数民族总数的一半,总人口数达到169.5万。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人口较少民族具有如下共性特点:首先,当然是人口少;其次,分布于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偏远山区或落后山区;第三,其居住区域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第四,多数有语言而无文字,其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第五,民族意识观念呈现出年龄愈长愈强烈的现象。

### (二)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与文化遗产观念

“共时性”是社会发展在某一时间点时各种事

物所表现的状态。尽管这些状态均为“历时性”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但最终是以人们的需要而定先后。当今的主流文化与时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观念就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综合作用使然。我们以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城南的布朗山乡的相关情况为例,来具体考察分析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及民族文化遗产观念。

首先,从教育特性和文化遗产来看,其重视学校教育而轻视自身民族文化教育。布朗山乡有各类学校31个校点,有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完小1所,在校学生达2873人。其中:小学1815人,入学率达98.86%,巩固率达99.11%;初中1058人,入学率达97.24%,巩固率达99.05%。由此可见,当地的村民们是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的,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上过学才落后”。然而,在他们积极支持子女接受教育肯定教育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本民族文化正在逐渐丢失。在当地的考察表明:所有在校学生都会讲汉语;其民族的服饰只在民族节日和隆重活动时穿戴;所建新房多为钢筋混凝土的现代楼房,并且就布朗族生活习惯而言,新建房屋中缺少了一种重要的东西——火塘;升佛节时,新曼峨村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奔向老曼峨村参加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多半是凑热闹。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似乎在告诉我们:当地布朗族的民族文化内在的东西已所剩不多了;人们认为只有正规的学校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其次,在学前时期不重视教育与民族文化遗产,认为学前时期只是玩耍时期,是淌鼻涕不会擦的蒙昧时期。布朗山乡全乡幼儿入园率只有15.65%,在入户调查时我们了解到:其学前儿童多半都是靠家中的爷爷奶奶来养护教育的;当地村民大多认为此时的孩子淌鼻涕都不会擦,因此还小,不是教育的时候,6岁上学后才能接受教育和学习知识;在家庭教育中不太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言传身教。

第三,中青年追随现代化潮流,更看重现代化教育,对民族文化遗产与教育不主动。调查显示,布朗山乡属于强劳动力的绝大多数中青年,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盖新房、买家具、购摩托、采茶、制茶均走在本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前列。在他们看来,要走上富裕之路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几乎人人使用手机,个个汉语流畅,都在改变自己尽快适应现

代化市场,忙于发展生产与搞活家庭经济。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不高。对于孩子的教育,多数人认为九年义务的学校教育解决了孩子们受教育的后顾之忧,为今后其赶上现代化步伐并最终走出山村成就大事奠定了基础。

最后,祖父母一代担心民族文化遗产的丢失,但对孙子们的相关教育又觉无能为力。在布朗山乡,无论是布朗族、基诺族还是怒族以及其他各人口较少民族,在家看孩子的奶奶、姥姥们基本上都是围绕孩子们的生活而活动,而爷爷、姥爷们则在民族传统中受到尊敬,享受着火塘边的幸福。他们普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95%的人都以自己是布朗族、基诺族或其他人口较少民族而感到自豪,但又非常担心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丢失。一位当爷爷的基诺族村民说:“我的孙子连基诺话都不会说,以后怕我们民族都没有了。”

### (三)人口较少民族教育特性

#### 1. 家庭教育

在云南,布朗族、基诺族、德昂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都是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其传统教育乃至生活经验的传递主要是靠身体力行加口耳相传。其中,口耳相传是传统教育 and 文化遗产的一种最重要方式。但这要求传者必须有准确的记忆和传授的技能,同时承者还得要听懂且记住,然后才能再成为传者去教授下一代接受者,由此形成代际间的文化遗产的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递,是最直接、简便易行的生产、生活、学习等传统文化的活的传承。

在布朗山乡的考察发现,当地村民们喜欢带自己的孩子到生产实践中进行传授教育。实际上,几乎百分之百的家长都愿意带自己的孩子上山下地劳动,教孩子们采摘野菜野果、种粮采茶,做自己民族传统的饭菜,并在日常待人接物、尊重长辈方面,教孩子们做人的道德品质。在布朗山乡,少数民族一般都能歌善舞,其家庭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大人们还带动并鼓励孩子们参与节日活动、民族文化及体育活动。对爷爷奶奶老一辈而言,我们在布朗山和基诺山调查时看到他们常常带孙子、做饭、料理家务,并带着孩子串门聊天,平常都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与特色,但家庭主事者则是他们的儿女们。

家庭教育是传授给孩子生产、生活技能,将日常

待人接物礼仪规矩示范呈现给孩子们让其模仿、感受,并得到社会认可逐渐融入社会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将自身民族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 2. 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从地域和空间而言是家庭教育的延伸,是纠正家庭教育的大环境。从社区教育的原始功能来看,其优势在于使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得到验证或纠正。孩子从小接受家庭教育的同时,也同样在接受着社区的教育。他们获取的传统文化知识是否正确,能否为其他人接受,均可以通过在与社区成员尤其是德高望重成员的交流或交往中得到相关印证。

另外,孩童之间的交流、交往也是印证文化传统内容的另一重要途径。对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学前儿童的教育主要是依靠家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们逐渐积累了本民族的一些生活及文化等方面的感受性基础知识。当孩子同其他孩子玩耍、游戏时,各家传授的知识、观念和行为等就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他们之间的验证、怀疑、纠正以及模仿,并且这一过程作用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而愈加增强。

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单位,综合各方面教育因素对该区各年龄、各层次人员施加的教育或影响。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每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社区,并且在社区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评判正确的标准都遵循如下原则:要么得到社区成员的普遍认可,要么赢得村中德高望重长者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威望高的长者就是正确的代表。

## 3. 学校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除具有传授主流社会文化功能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实施少数民族教育,在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即为人口较少民族特色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从广义而言,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引进、消化和吸收并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教育;狭义的少数民族教育则专指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因此,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必须兼具国民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双重功能。

但是,就在布朗山乡进行的考察情况来看,与全国的状况类似,当地的学校也必须抓好升学率这一硬指标,教育方针、教育规划、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基本都需要围绕升学率统一安排行动,加上校本课程少,

老师们日常教学任务又较重,其有关当地民族的历史、传统、技能等民族文化课程要么被压缩甚至取消,要么就只好利用课外活动来进行。这导致利用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很有限。比如,根据新课标课程设置,课程表上的校本课程,每周只有1至2节,教材是《民族教育读本》,即便如此主要课程常常还要占用一下。倒是基诺族民族小学有自己独到的处理办法,如开办各种民族技能班等,这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活动,又传承了民族文化。实际上,当地的各人口较少民族学生喜欢上学的,也喜欢本民族的文化。考察发现,喜欢本民族生活方式的学生占到93%以上,学生们以自己是基诺族、布朗族而感到自豪的分别占87.5%和83.1%。

应该看到,学校教育不仅是传授适应现代社会和未来发展所需知识的主渠道,而且还应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作为政府经办的正规教育机构,对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在各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大量建立寄宿制的情况下,学生每周至少有5天生活在学校,只有2天与父母家人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原本应由家庭和社区承担的民族文化遗产责任,有相当部分自然就需转移到学校的肩上。所以,学校教育应根据具体情况、发挥自身优势,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一起开办民族特色教育,相互协调共同完成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任务。

## 三、构建民族文化遗产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同体感、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

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即一体又多元的层次不同的复合体,既包容其他民族又具个性,是差异的一致。

人口较少民族是一体多元中的一员,其民族文化特色的保留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不同时代和社会发展背景下,既要加快自身民族发展的脚步跟上时代主流前进的步伐,又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特征,其民族文化遗产原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针对上述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存在的现状问题,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构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之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以此减缓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丢失,弘扬其民族优秀文化,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振兴提供保障。

### (一)三位一体的内涵

#### 1. 三位一体的界定

三位一体是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三方面以各自的优势共同为传承民族文化而构成的,相互之间无严格规范、彼此之间无明确界限的统一体。笔者认为,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传承,学校教育理当是成为主要渠道。学校是孩子学习科学、人文知识的最佳地方。学校教育从学龄期开始就具备时间最多、规范性最强且有强制性的优势。而家庭教育则具有自然性,是孩子最早受到的教育,呈现非固定、时间灵活以及赋有本民族传统方式的特点,是向孩子传授生活技能的基地。社区教育是以家庭为细胞,在家庭教育基础上通过节庆、传统、宗教、聚会等社区活动,让孩子们懂得褒扬什么、批评什么、遵守什么的规范,具有纠正、认可家庭教育,使家庭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特征。

#### 2. 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及互补结合联动

在三位一体中,应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为辅,彼此联系相互补充展开民族文化遗产活动。正如三匹马拉的大车,要走好、要有力,辕马起决定性作用。学校教育就像辕马,在这里孩子们能得到完备系统的学习,依靠学校教育是大方向。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如同辕马两边的骠马,其中家庭教育能给孩子传授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生产、生存等技能,并为孩子们提供实践运用学校所学知识的场所,以及接受学校教育的多方面支持条件。社

区教育则塑造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环境,其中父母、长辈的待人接物,街坊邻里的友好相处,自然环境的维护规范,社会风尚的崇尚和唾弃,尤其是一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都需在社区教育环境中得以显现示范。此外,社区教育还为学校教育创设了一个饱含地区性、民族性等具有文化特点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教育相对主要显现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普遍特色,而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则相对更具自身民族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特色不能简单地替代或融合,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合适的场合才能互相补充、相互结合,共同形成民族特色教育。其互补结合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上:

(1)时间维度的互补结合。学校教育的时间是有规律和相对固定的,每周一到周五有5天,在此期间任何其他活动是不允许占用的。在周六、周日则基本是家庭教育主导。此外,一年中还有近三个月的寒暑假时间,家务劳动及家庭生产劳动自然也是家庭教育的主打戏。对社区教育,其主要集中在民族节日假日。以村寨或乡镇为聚集点开展的民族传统节日假日活动,是社区教育的最佳时期,也是展示、宣传民族文化的最佳时段。当然,总的来看,除学校教育时间外,平时孩子回家回村后,必然要与家庭和社区接触,这既是家庭教育的时间,也是社区教育的时机。它们互相补充,不能截然分开。

(2)地点维度的互补结合。学校教育具有安全、安静、整洁、鲜明的优点。学校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是高大、神圣的知识殿堂,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生活学习的第二个“家”,国旗、教学楼、宿舍、食堂、操场同自己朝夕相伴、形影不离。而家庭对个体而言,从来到世间就天天与其打交道,父母所在,亲人相聚,环境气氛耳濡目染,身心相通,生活交流无话不说,成人后就是走遍天涯海角都还会惦念自己这个出生的地方。家庭的延伸性是靠社区来体现的,社区的好坏直接影响每个成员对家乡的情感。社区是传统文化硬环境的现实,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文化看得见摸得着的象征,走进民族村寨就能感受到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学校、家庭、社区三地的作用并不对等,但却紧密结合,不仅是文化场景的交换,更是空间环境的互补。

(3)教育内容的互补结合。学校教育的教学内容既可以是奠定今后个人发展基础的科学、人文知

识,亦可以是相关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技能。当然,就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前者是主流,后者则需要大大加强。家庭教育是以语言、生活、生产、生存等民族文化为主要的教育内容,父母既可带孩子上山打猎、下河捕鱼,也可采摘山珍、挖采药物。这些都是与本民族文化有紧密关联的内容。社区教育的内容则主要是传统道德、民风民俗等,如尊老爱幼、诚实待人、礼仪仪式等。其实,学校、家庭、社区的教育内容常会出现交叉、重复。这种交叉与重复,只要把控得当,往往能带来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互补、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有益效果。

(4)教育方式的互补结合。规范的学校教育方式是以班级为单位、并依靠老师按照计划大纲进行各科教学,同时学生需在接受课堂教学的情况下,完成一定量的作业,参加一定量的考试考核。当下,随着各种现代化、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出现,学校教育教学方式得到飞速发展,教育效果亦大幅提高。而对于家庭教育,其一般都是在做饭洗碗、生产劳动、围坐火塘等过程中主要以口传身教的方式进行。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则大多数是利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场合、开展特殊的活动来进行的,如布朗族的桑康节、嘎汤帕节,基诺族的特懋克节等。在这些民族节日中,孩子们通过参加、观看民族技能比赛、歌舞活动以及庆祝式的民族表演等,充分接触民族传统文化,感受其带来的激动、震撼、快乐和神圣等情绪,其示范引导作用巨大。另外,平时邻里和睦相处、遇事相互帮助、交往诚实守信也是社区不可多得的教育方式。

### (二)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的民族特色教育

传统的口传身授的示范教育,手把手的劳动教育,身临其境的感受教育,都不失为有效的教育。但相对于发展迅速,借助大量信息化、现代化媒体手段进行大面积、大功率推进的主流文化传播,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传承就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此外,就人口较少民族特色教育而言,其也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一是自身民族文化一些方面的发展相对落后;二是代表民族特性的语言存在一些缺陷,如有些只能交流而无法记载,或者说没有文字;三是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的根基。

学校教育是国家正统教育和规范教育的代表,

在整个社会文化再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官方知识和主流文化是学校场域内公认的“正统文化”,其主导方向是将受教育者引向更大的社会空间,如国家层面甚至世界层面。毋庸置疑,人口较少民族要发展进步,就必须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其实,放眼世界的学习和学习本民族文化并不矛盾。实际上,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的弱化,与学校教育缺乏民族特色是密切关联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中的很多民族特色亮点,正是学校教育所缺乏的。在民族地区,父母长辈等家庭成员民族传统的示范,社区节日假日民族文化的展示,都能够对民族文化遗产发挥不可小视的作用。故而,只有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区教育结合起来,共同构建起三位一体互补联动的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出民族特色教育的功用,解决好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

### (三)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应以学校教育为主

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学校教育越来越发挥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确保了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两免一补”的政策为孩子们在校学习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而一周学习5天则为孩子们接受教育创造了充裕的时间,此外学校良好的教室、宿舍、操场、食堂、会堂等设施为学生们增长知识、生活休息、锻炼身体、加强营养、增进交往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环境。在学校,作为教育专家,老师不但替代了家长的部分义务,而且按照科学系统的教学计划,通过训练有素、兢兢业业的工作,把孩子们培养成了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有用之人。学校教育不仅是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主渠道,而且其强大的教育教学功能还能最终使其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事实上,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功能都与民族文化有直接联系,“有效地加以传递”既包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科学知识,也包含民族的、特色的传统文化。随着传统的家庭与社区教育功能渐渐出现弱化,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地区把一些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逐渐地、部分地转移到了学校教育的肩膀上。如在基诺乡民族小学的乡村少年宫,学校成立了刺绣、蔑弹弓、高跷、舞蹈等小组,通过这些小组活动把民族历史、技能技巧、民歌、舞蹈等民族文化融入到专业、正规教育中。此外,据了解,一些学校还打算帮助某个人口较少民

族创制他们自己的文字。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它们在民族文化遗产上各自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功能,只有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才更加完备地起到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

#### 四、结语

从一个民族的纵向发展来看,其语言、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会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变化而变化,一些文化要素渐渐丢失,一些新文化要素不断产生,而有一些则会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得到提炼成为民族一代又一代持续传承的本质性特征文化。然而,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以后,特别是跨入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时代,民族文化的变化与丢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加速,丢失甚至成了主流现象。文化的丢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但也损害了一些民族独具的标志性特征。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而言,文化丢失一旦触及民族的核心或本质特征时,就会威胁到民族的发展甚至是生存。因此,对这些民族来说,其特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一直以来,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者、社会人士、教育工作者都在努力探索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针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问

题,笔者认为,通过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组成的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就能够有效减缓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丢失。具体而言,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辅,并不影响人们现有学习、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从四个维度进行互补结合。除此之外,学校在进行主流文化教育的同时,应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利用文化资源实施民族特色教育。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应以学校教育为第一教育,民族特色教育为优势教育,并在主流文化教育的总体计划下,大力加强实施民族特色教育,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发挥积极作用。另外,三位一体互补联动机制也要发挥三方优势,注重打好“人民战争”,加强民族文化的宣传,提高本民族成员民族意识,有效发动每个民族成员积极参与,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传承工作。如此就可汇集、综合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有力推动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的伟大事业。

#### [参考文献]

- [1]陈兴贵.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J].西藏大学学报,2006(1):30-34.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泰勒.文化之定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上接第90页)

#### [参考文献]

- [1]田敬国.云南近代预防医学的现状[M]//云南医药卫生简史.云南:云南科技出版社,1987.  
[2]陈晓苍.昆明历史上几种传染病的防治简况[M]//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云南: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1991.  
[3]孙殿军.中国西部地区地方病防治策略[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2(2):84-86.  
[4]沈种苓.论本市常见的传染病[J].云南医刊,1938(民国二十七年).  
[5]陆林.云南省传染病历史、现状及挑战[J].昆明医学院学报,2009(8):27-30.  
[6]伍法同.云南历史上的瘟疫灾害[N].云南日报,2003-06-01(C2).  
[7]云南省档案局.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5:677.  
[8]孙殿军.地方病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133-138.  
[9]吴宝璋.云南红十字会史[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2.  
[10]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分会成立公函[A].昆明:云南省档案馆,1923.  
[11]张学良.德宏地方性甲状腺肿大调查报告[G]//德宏地方病论文集.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89:226.  
[12]昆明市政第一年卫生报告书[J].卫生,1923(民国十二年):41-45.  
[13]白鹤鸣.血吸虫病[M]//云南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云南省地方病防治知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